

轉蛋成品 影山夢向

手機裡的訊息依舊保持著好幾週前留下的內容，明知道戀人現在可能還在集訓或是比賽什麼的，焦慮仍舊不斷節節升高。可即便如此，愛花還是沒有勇氣打電話過去或者傳個問候消息，一想到晚上就要見面，對午餐的食慾都消退的乾乾淨淨了。

同桌好友看到自己情緒似乎相當低落，忍不住出聲安慰：「愛花？今天身體不舒服嘛？還是經期來了？」

「不是啦，就是今晚跟男友約見面，不知為何有點緊張。」

「男友？阿、妳說的是那個在當排球國手的啊，多久沒見面了有必要嚇成這樣嘛？」

「呃、快一個月了，我在準備論文他要集訓，平常就是用手機傳些早安午安等等。」

「哈阿？這樣還能稱為男朋友啊？對男人太過放任了啊！」

「可、可是我和他確實都很忙，而且也稱不上是放任吧？」

「都一個月沒見面了還說不是放任喔？誰知道他會不會在外面和其他女生來往，對待男人要懂放線收線拉。」

好友在餐桌另一端侃侃而談，聊著其他朋友談遠距離戀愛結果變成男方外遇的故事，愛花不好意思反駁她，僅僅是安靜聆聽他人想法。

她是看著影山追逐排球的身影、從那時候開始認識他的，因為憧憬著那樣的身影所以想站在他的身旁，會變成戀人什麼的愛花一開始想都不敢想。在他人眼中看起來一心一意只有排球、只差沒和排球結婚的影山居然也會喜歡普通女孩子，聽說本來還驚擾到其他隊員呢。

所以不能任性啊，要開心迎接影節才行，畢竟我們好不容易才能見面。站在約好的公車站牌旁，愛花心中不斷叮嚀自己。

時間來到晚上六點，夜幕降臨，方才趕去見面地點時人流都是反方向經過身旁，偶爾聽見路人得閒話家常，又會令愛花感到孤單。雖說十五分鐘前終於有勇氣傳訊息表示自己快到了，影山那裡還是不讀也不回。

正當愛花反覆拿出手機，確認對方究竟有沒有讀取自己的通知時，突然有一雙手從背後伸出環抱住她。愛花當下正想尖叫，卻見是她那氣喘吁吁、可能是一路跑不過來

的男朋友，和自己對上視線以後還露出鬆了一口氣的表情：「太好了、幸好有趕上，我還以為愛花妳先回去了。」

「什、什麼？距離約好的時間還有十分鐘啊？」愛花被他的話弄到摸不著頭腦，不過乖乖待在影山的懷裡沒有亂動，將自己的手機舉給他看。

等到確認了時間，影山才用力拍了一下額頭，看起來相當懊悔的樣子：「嘖、被擺了一道……抱歉啊，剛剛在路上我就把手機關了，沒能及時聯絡妳真的很抱歉。」

「其、其實也沒有遲到所以不用道歉拉……不過是什麼事

「就，就我有先跟教練講好今天會早點離開，沒辦法參加開會，結果就有個團員瞎起鬨說什麼誰先脫單誰是狗，拼命打電話說要阻止我約會……總之他們明天就會消停些了吧。」

叨叨絮絮抱怨到一半，影山這才想起這裡還是公共場所，慌慌張張地放開愛花並且不斷道歉。那個老板著一張臉的認真男孩獨獨會在自己面前坦露出對戀愛的手足無措，還有對最喜歡的人珍視慎重的表情。一旦發現這些事，愛花便覺得心口有股暖意流動，就連方才被抱著的地方都在發燙。

「可是，你們不是剛比賽完嗎？既然要開會怎麼不先和我說呢？也可以改時間不用那麼急嘛……」愛花強打起精神，本來還想維持溫柔學姊的風範，卻收到影山不解的目光。學弟八成又忘了這裡是大街上，一本正經地表達自己的意見：「那有什麼關係？我們都先約好了，教練那裡也說沒問題，幹嘛還要等？妳是我的女朋友耶？」

最後一句話直擊心臟，發言人又是實誠到不行，連說謊都不會的影山，聽到這裡愛花傻站在原地、腦袋都轉不過來了。我是他女朋友、影山將我和排球放在同一等級、我也和他並肩站在一起了？

自認為自己僅僅是誠實說明，女朋友不知為何能在原地臉紅，影山整個人也跟著緊張起來，小心翼翼牽起愛花的手說我們走吧。而愛花也乖巧點點頭，任由影山牽著自己往前。

酒店浴室裡傳來有人踩過積水的腳步聲，不時還有男女兩人壓抑難耐低喘，聲響迴盪在鋪著平整磁磚的空間裡，使得相戀多年的兩人自己都覺得心跳加速。

直到脫下衣物，愛花才看到影山背部與上臂貼有痠痛藥布，手套下的指尖也裹著膠布，影山還堅稱那是日常受訓就會留下的傷，要愛花不要在意。好歹也是當過球隊經理，愛花自然不會放影山一個人洗澡，甚至主動提出可以幫忙搓背的要求。

女方都這樣要求，影山自然也放心交給愛花，不過他沒想到愛花會盡心服侍、不只到搓背的等級。她先是將自己身體打濕、抹上泡沫，接著以自己身體貼上影山沒受上或包紮的部分輕輕磨擦，同時也捧著影山的臉主動親吻。平日看來乖巧的女孩卻在接吻上意

外大膽，柔軟舌尖先試擦過口腔上方，接著與自己舌尖交纏在一起，呼吸間彼此的氣息撫過臉頰，靠太近了都能嗅到對方身上沐浴乳的香味。每當換氣時唇齒間便會冒出愛花軟軟的鼻音、聽上去像是小動物的哼聲，少女不只以身體緊緊相貼，同時還會牽著影山的手引導碰觸自己身上的敏感部位。實際操作經驗只有對愛花一個人，影山身處手傷還有氣勢問題、不得不與戀人的教導共舞。愛花教他如何避開指尖挫傷的地方，以寬厚掌心包覆小巧酥胸，擠壓揉捏中粗糙長繭的手掌帶來奇妙的麻癢，影山忍不住捧起另一邊吸吮，留下一點一點吻痕。電擊般的快感直擊腦袋，愛花原來軟軟的哼聲往上升了幾度，淺棕色的長髮因泡沫與汗水黏在背後。以前待在昏暗房間時戀人的表情與目光難以辨明，可在明晃晃的浴室裡就連影山的專注、狂熱、充滿愛戀的神情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愛花忍著影山愈發加速的侵略，察覺對方性器孤伶伶聳立在那、忍不住伸手去碰觸。

「等、等一下！」

影山突然捉著愛花的手，自己卻不小心滑倒、連帶把蓮蓬頭開關也撞開了。溫水灑在兩人身上，嚇了一大跳的愛花被影山困在牆角、他的身影籠罩在周圍。誤以為愛花撞到頭了，影山慌慌張張地捧著愛花的臉頰詢問有沒有受傷，愛花卻像是被逗笑了，故意反問影山喜歡這種玩法嘛？

「才、才不是我喜歡，只是再摸下去我快忍不住了……哪能讓妳一直得寸進尺啊！」

影山一邊說著一邊戴上保險套，抱起愛花的腰直接闖進去。浴室裡頓時傳出規律地拍打聲，顧慮到磁磚不止滑、影山只差沒把愛花整個人抱離地面，抓著對方的腰奮力衝刺，不時還給予親吻。嘖嘖作響的水聲在房間裡迴蕩。一但性器闖入深處，過量快感便會直衝腦門，永無止境地折磨消耗最後的意識，愛花難以辨認此刻自己在說什麼，脫口而出的無非是些呻吟或嬌喘，偶爾還會求饒，可究竟是要他慢一點、還是進入得更深一點，她也分不清楚。

恍惚之間溫水奔流過彼此軀體交合的部位，愛花顫抖了一下、因為水聲的關係明確了解自己正讓影山予取予求，那個學弟對待自己也像對待排球時那麼情奔放，球場上的王者僅僅會在自己面前變回普通人，一個坦率、值得信任、偶爾也會失控的男人。

只是想起這些事，就足以令人喜極而泣。